

# 開放文學 – 科幻寓言 – 新紀元

## 第十三回 化水作火劉斐定謀 轉敗為功金姬獻策

話說黃之盛走出氣球門，四面一看，只見艦上一個人影都沒有，還疑是全艦的人都被敵軍捕了，以故吃驚非小。及至走到舵樓之前，才看見艦上的主將總兵官何懋功正從舵樓上走去走來，原來各艦上兵弁，因為曉得綠氣炮利害，都在艙下躲避，只剩主將一人，拚著性命在舵樓上司舵。況且氣球落下來時候，又無甚聲響，所以大家還躲著沒有出來，此時何懋功突然看見了黃之盛，也驚駭異常，不知他何時來到艦上的，忙向黃之盛行了一個禮，口稱「不知元帥何時來此，有失迎迓。」黃之盛道：「這且慢提，現在且問你這艦上的軍士，往那裡去了？」何懋功道：「不瞞元帥說，他們因為懼怕綠氣炮，都躲在艙下。」說著就招呼眾軍士，出來參見元帥。黃之盛聽說，略略放心，又問海鏡清統領與其餘各軍艦到那裡去了，何懋功道：「早間敵軍來到時，某等都奉著參謀官號令，分頭駛往荒島之後碇泊，誰知右翼的艦隊，正行之間，被敵艦攔住，開炮轟擊，某等五艘軍艦，行至半途，忽然被敵將瞥見了，也派了三艘戰艦，前來追趕，追了一天，一直追到這裡，方才退去。至於其餘各艦的下落，某無從探悉，不敢妄稟。」黃之盛聽畢，劉繩祖在旁問道：「為什麼要把各艦駛往荒島後面去？」黃之盛道：「那地方能避西北風，雖有綠氣炮，無能為害，所以要避到那地方。」

劉繩祖道：「據此而論，目下轉了東風，那地方就不可恃，難保敵人不前去攻擊，須作速去救他們才是。」黃之盛道：「恩師所言極是，但不知恩師此去，可要用什麼器具材料不要？請吩咐下來，以便預備。」劉繩祖道：「我這化水為火之法，是從水底下放起火來，使水面上一切人物器械，都成灰燼，水之為物，原係氫氧二氣所成，分之則為氫氣氧氣，合之則為水，是水與氫氧二氣，固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。然水性善能滅火，氫氧二氣則善能生火，和而合之，遇火即燃，熱烈之至，無可與比。」

是水與氫氧二氣，質雖相同，而性實相反，曩曾有人欲考究善法，將水化為氫氧二氣，售之於人，藉獲大利，然久之未尋得廉儉之法，如以電過水，水即分為氫氧二氣，然成本過重，終無大用。至西一千九百零四年，有意大利人名滿拿者，精於化學，考得數種化學藥料，能將水化為氫氧二氣，其藥料成本甚輕，每化成氫氧氣 $\square$ 萬尺，只值銀 $\square$ 五仙，較煤氣價廉六百倍，而熱力則較煤氣為尤勝。老夫幼年在意京羅馬留學時，訪求滿拿的後人，得了他祖父傳下來的秘本，學得此法，回華後又加意研究，逐漸改良。現在只要藥水一瓶，就能把百步之內海面上的水，化成一百五 $\square$ 萬尺氫氧二氣，再用電火引之，那怕你數萬噸的鐵甲艦，管教它頃刻成灰。因為這法子殺人太凶了，所以老夫誓不傳授他人，今日若要去攻擊敵人，報復這場戰敗的羞恥，只要有幾個善能泅水的人，拿了老夫的藥水去，傾在敵艦碇泊的洋面，那洋面上自然就有了暗號，老夫和你只要坐在這氣球中，往下觀看，一見暗號，便擲個火種下去，自然就夠他受用了。」黃之盛道：「要泅水的人，也很容易，請恩師用畢晚膳，把氣球飛到前面荒島後去，尋著了某的坐艦，那就有這種人了。」劉繩祖道：「很好很好。」此時各艦的軍校，已來謁見過黃元帥，隨即擺上晚膳來。黃之盛因為心懸兩地，食不下咽，草草用過夜膳，便與劉繩祖、周鳴鷺兩人，仍舊坐在氣球之中，傳諭令各艦隨後也駛回荒島。

那氣球閉上了門，升至九霄雲外，不消兩個時辰，已到了荒島的後面，落將下來，昏黑之中，見有許多軍艦，東幾艘，西幾艘，都屯在洋面之上。黃之盛就近走到一艘鐵甲大戰艦之旁，叫上面軍士放下舢板來，那軍士聽得岸邊有人叫喊，忙稟知統領，豈知這艘鐵甲就是海鏡清的坐艦，海鏡清聞報，出來探看，彷彿聽見是黃之盛聲音，便教急忙放舢板下去，迎接上來。於是三人一同走上這艦，黃之盛一見海鏡清，便問左翼隊何在，海鏡清把傳翼如何陣亡，並各艦俱為敵軍捕去的事，述了一遍。黃之盛聽說，不勝傷感，當下也把自己到青田及早間隨著何懋功艦隊東去之事，各述大概。隨即由海鏡清派了一艘蚊艇，與黃之盛等三人坐了，送到中軍元帥坐艦之上。眾參謀、文案等聽說黃元帥回來，一一上來參見。黃之盛舉目觀看，沒有見諸述祖、赫連震兩人，料知兩人因將夜半，非奉傳喚，未必起來，便教左右去請。不想話猶未了，兩人也接踵上來參見，黃之盛道：「請問兩君所制的泅水衣，與軟玻璃的眼鏡，共帶來多少件？」諸述祖與赫連震一齊欠身答道：「啟元帥，某等隨身帶來的，不過三四 $\square$ 件，元帥若要用時，可以克期添造的。」

這時劉繩祖也坐在一旁，黃之盛就回頭問道：「恩師要用著多少泅水的人？」劉繩祖道：「 $\square$ 個八個也有了。」黃之盛聽說，立刻教諸赫兩人去取 $\square$ 件泅水衣、 $\square$ 副軟玻璃眼鏡來，劉繩祖道：「你休要慌忙，敵軍離此甚遠，此時要去劫營，也來不及了。」黃之盛想了一想，對著劉繩祖道：「如此只好明天，再行佈置，但到了明天，敵艦又來挑戰，卻用何法抵禦呢？」劉繩祖道：「老夫的化水為火法，只可用於黑夜，若白晝用之，那暗號看不清楚，不免要誤了大事。」黃之盛聽說，心下 $\square$ 分焦灼，此時金凌霄小姐因聞知黃元帥回來，正上來參見，遂乘間進言道：「據某的愚見，只要那傾藥水的人，有一定的鐘頭，無論黑夜白晝，俱可行事。好在有了這個氣球，夜間可以用孟齊聖先生的流質電射炮去引火，若在白晝，某尚有新法，可以包管成功。某有一種新法所造的日光鏡，帶在氣球之內，便是白晝也能發火，請元帥且免憂煩。」黃之盛道：「請問金小姐的日光鏡，是如何製造？如何便能引火呢？」金凌霄道：「請元帥聽某說來：世界上一切光熱，皆從日而發，聚日光於一點，即可生火，此理前哲早經發明，故曩年有人謂此法可用之恒陽之國，以光熱生汽，以汽連機，則將機器一項，可專用日光之熱力，柴薪煤炭等一概可廢。然此人所云，不過徒托空言，迨西一千九百零四年，有人想得一法，用小透光鏡一千七百八 $\square$ 八面而聚光於一點，此點適當鍋爐，爐中水即化汽，其後美國舊金山南邊，因每年晴日多而雨日少，土人便築一鏡架於該地，這架上面鏡子甚大，合各鏡計之，徑得英尺三 $\square$ 二尺六寸，光點聚處，能沸極大鍋爐之水，並能燃灼萬物。某嘗竊仿其法，制有小鏡一具，大鏡一具，若用為引火燃燒之器，誠最新之利器也。」

黃之盛聽畢，對金凌霄道：「你所造的日光鏡有如此大用，誠為佩服之至，但是劉老先生的氣球甚小，安不下你的鏡架，只好暫時不用，你所說的與傾藥水的人約定時刻這法子，卻是甚穩，本帥今日就採用了。」金凌霄謝了一聲，退將下來。黃之盛便與劉繩祖商議，派出二 $\square$ 名軍士，卻要身著泅水衣，眼戴軟玻璃眼鏡，從水底走去的。自己卻與劉繩祖取了孟齊聖最小的電射燈 $\square$ 餘具，以便屆時放火。商議已定，便傳諭教挑選各艦上素能泅水的軍士二 $\square$ 名，又教諸赫兩人，把泅水衣與軟玻璃眼鏡照數取來。須臾，兩人已向後面艙底下軍械庫內如數取到，黃之盛看那泅水衣的箱子上，有小字數行道：

西一千九百零五年時，瑞西國人普魯布士，用新法製成一種泅水衣，在舍彌華湖試演，普氏自穿此衣，躍入水中，任意遊行，與陸地無異。其衣以樹膠造成，即長置水中，亦不溶解。

且腰部有囊，可藏食物與護身之器，雖值大魚，亦不足懼。現略仿其法改造是衣，以供遊行水底之用，如深入水中，尚有皮帶以通空氣也，諸述祖識。

又看軟玻璃眼鏡的木箱上，亦有細字數行云：

此制軟造玻璃眼鏡法，創始於西一千九百零四年澳在利國馬花爹省之雷哥非路，能使玻璃原料，如粉如泥，捏作器皿，後復堅硬異常，有若鋼鐵，雖以大鐵錘捶之，亦不碎裂，其耐熱力亦與鋼鐵等，蓋名為軟玻璃，實則堅如鋼鐵之硬玻璃也。

茲用其法造為此項眼鏡，式如面具，可以入水不濡，並可護腦，赫連震附識。

黃之盛一一看畢，點頭贊歎，便把所挑選的軍士傳上來，每人給予衣一件眼鏡一具，派一艘潛水魚雷艇，送到巫來由海峽。臨動身的時候，又由劉繩祖從氣球內取出二 $\square$ 瓶藥水來，各給一瓶，約於明日午刻，一齊把來傾在敵艦之旁，不得有誤，眾軍士答應著，坐了潛水魚雷艇去了。這裡黃之盛與劉繩祖部署已畢，彼此略睡片時，未及黎明，即起來著衣盥頰，同進氣球，飛起空中，直指巫來由海峽而去。不提。

且說顯利提督，將中國右翼艦隊盡行捕去之後，四顧一望，不知其餘的中國兵艦，到那裡去了，便掌著得勝鼓，駛回巫來由海峽，來見魯森總督請功。魯總督問明了戰時的詳情，好生喜悅，便一面擺酒為顯利賀功，一面教把中國艦上傳統領以下眾人的屍骸都搬到岸上去，揀一塊空地埋葬了。又對顯利說道：

「我料黃之盛此時必然不在軍中，否則曉得我們有了綠氣炮，定然早有準備，不至今天敗到這個地位了。俗語云：一不做，兩不休，我們宜趁黃之盛不在軍中的時候，就於明晚三更，出其不意，再去破他一陣，將軍以為如何？」顯利道：「明日須把尊綠氣炮一同帶去，並多派幾艘軍艦去，以期一戰成功，免得黃種人再行猖獗。」到了次日午前，昨晚去追中國左翼艦隊三號戰艦，也回來了。魯總督問知各艦所以不能捕到中國兵艦之故，笑道：「這也無妨，終是籠中之鳥，釜底之魚，逃不出我手掌心的了。」魯總督與顯利商議一番，便傳下令去把所有各國派來軍艦上統領，概行傳到，面授機宜，預備晚間出戰的事。不想魯總督正在部署，忽然左右上前稟報導：「啟元帥，半空中有一個小氣球，由東北方飛駛而來，不像是觀戰的局外人坐的，莫非敵人有什麼詭計？」魯總督聽說，慌忙步出船頭來觀看，這一來，有分教：銀濤百丈噴紅燄，鐵甲千尋付劫灰。

不知魯總督看見了什麼東西，且看下回分解。